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七

風紀

振肅風紀裨益治道疏

馬文升

臣切惟贊襄治道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官莫先於風紀風紀振則百司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爲先務焉洪惟我朝稽古定制在内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都布二司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一道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内外肅然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以姦究得以

逞其邪謀群小得以恣其欺罔賄賂公行紀綱日紊
帑藏錢糧浪費空虛貪官污吏肆無忌憚仰惟　皇
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姦邪敗露群
小屏逐風紀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於今
日矣臣猥以庸才荷蒙　聖恩推總風紀受　命以
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己無由仰荅　知遇之隆進言
納忠庶幾少効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道
一十五事條陳伏望　皇上留心採納俯賜施行臣
不勝幸甚天下幸甚　一選賢能以任風憲切惟御
史為　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
厥職我　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

教官俱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正統年間
朝廷須降憲綱新進初任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
年間止進士復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凡遇御
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并行人內行取中間多
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者所以未盡得
人如蒙乞 勅吏部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
史并布按二司官各於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
年以上知縣內從公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
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 奏遇有御史員缺吏部
據此并於考滿行人博士內行取知果六年以上知
縣員少於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

本院官考選具　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為之振肅矣一禁擬拾以戒贓官自古治贓吏之法所以為安養斯民之計也蓋贓吏之害民猶稂莠之害嘉穀稂莠不除則嘉穀無以遂其生贓吏不去則良民何以安其所故我　朝於文職官吏受贓不分贓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罷職役不叙枉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贓吏之法可謂嚴且重也已比先年間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官挐問貪贓官事無所枉俱不敢擬拾具　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饕十數年來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贓等項重情

按御史按察司官行提到司對證明白律該爲民充軍者往往讐怨原問官員捏捨虛詞朦朧妄奏輙將原問御史等奏　准差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辯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　國體沮壞風憲莫甚於斯是以風憲官員互相效尤各保職任坐視官員不敢究問以致憲度廢弛貪汚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如蒙乞勑法司今後凡貪贓官員被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贓私律該爲民充軍不分已未發落妄捏虛詞捏捨原問官員者或另行差官或備行巡撫等官先行提弔一干人卷勘問明白別無冤枉委係

揀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分充軍該為民者發口外為民若御史按察司官果有枉抑及違法情罪明白叅　奏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者行提來京情輕者候巡按滿日赴京叅提問罪不許輙便將御史等官一槩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囚犯一同取問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於所屬張掛曉諭如此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　一擇人才以典刑獄切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得其人則刑罰適中而下無寃民不得其人則刑罰濫及而上干和氣故雖皋陶掌刑而帝舜有明允之命呂刑

司刑而穆王有敬明之戒是則司刑之官豈可不慎人而任之哉我　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於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寺正評事等官内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所斷事司斷事理問及各府推官缺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除授尚不得人近年以来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槩以年老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者止憑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於此各處巡撫巡按并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别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

人誠為誤事如蒙乞　勅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兵備等缺俱於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除授推官理問斷事有缺俱於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槩濫除仍乞　勅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為心以人命為重務求真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法擅便差遣有誤問理刑名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至於枉濫矣　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　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以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之獲安也其分巡官出巡往回月日亦自

有定制洪武永樂年間各處分巡分守官常川在外徧歷所屬接受詞訟禁革奸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汚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月隳而奸弊滋甚矣必須定與期限庶可責其盡職如蒙乞

勑各處巡撫巡按等官今後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每處所住不拘日期凡貪官污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所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

[illegible]過贓濫官吏名數追過贓罰等項數目及完遺勘合詞訟分守官將催完過錢糧撫安過人民升一應合行事件各開報撫按處查考撫按回日仍具略節總類開　奏乞　勅該部候三年六年考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奸避事曠職苟祿不依期限擅自回司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奏究問若有地方緊急事情應回與撫按官計議者不拘此例如此則官無廢曠而奸弊爲少革矣　一申命令以修庶務洪惟我朝洪武永樂以來於各邊添設將官假以節鉞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以方面之寄以公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修飭邊備以防外侮之

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之福彼時各官
公守法仰副委托所以　朝廷無外顧之憂生民免
流離之苦近年以来各邊將官中間多有指以進
貢為名肆意科歛軍士廣置第宅恣情燕樂軍民凋
獘而不整邉備廢弛而不修一遇有警動輒請兵其
各處三司官亦因循茍且惟望陞遷瘝曠逢迎罔思
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任其
滋蔓此皆方今之獘而所當痛革者也伏望　皇上
降　勅切責各邊鎮守總兵幷各處都布按三司各
巡撫官員務要下思安享祿位之榮上念　朝廷付
托之重洗心滌慮改過自新為鎮守總兵者用心操

練軍馬修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為巡撫三司務使 朝廷恩澤之下布郡邑貪污之歛迹倉廩充實軍民安妥凡百政令無不修舉如仍蹈前習許巡按御史從公糾舉 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益修矣

一逐術士以防扇惑切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奸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正也故我太祖高皇帝於大明律及 皇明祖訓皆惓惓以致意焉其所以鑑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深且遠矣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輒至 京師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咒水或

煉丹藥或假稱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往往來京潛住
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　皇城之内妄言禍
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年李孜省鄧常恩之
輩實緣妄為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
已敗露雖敗於一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
禁何以警戒將來如蒙乞　勅各該衙門行令巡城
御史及五城兵馬司并錦衣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
人等各於所管地方遂一挨訪除軍匠旗校監生吏
典承差知印天文生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
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京潛住妄言
禍福者俱要趕逐出京若有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

[illegible]問[illegible]明白軍發極邊衛分充軍民發
遣發為民仍乞 勅守 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
務要用心關防搜檢但有前項之徒及不係 內府
工作之役擅入 皇城者就便捉獲具奏送問如有
故違事發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
於扇惑矣 一擇守令以固邦本洪惟我 朝設官
分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臻治理即古六卿分職
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意也今在外之官
方面固重而守令為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
不得其人則民受其殃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以守
令為重往年知州知縣未盡得人該大學士李賢

奏准凡遇　朝覲之年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附選遠近考選銓授臣在陝西巡撫之時亦曾具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年以来各處知府知縣有一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由蓋由吏部每選考試之時無堪任守令之人以此遲遲正官既缺佐貳管事遲一日則受一日之害且堂堂　天朝豈無其人蓋因拘附選年月所以不得越期除授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實用臣實惜之乞勅吏部查照大學士李賢　奏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聽選舉人監生內考選年力精強堪任知縣者若干

人臨時與各衙門辦事進士相兼用不許雜行之人除補仍預訪州縣之繁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四川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遥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年之上方得到任若候到方纔除去不無太遲亦須照缺預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於一年之久至於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係甚大尤宜慎選陞用俾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復考是實轉達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修矣

一嚴考覈以示懲勸

洪惟我　朝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本衙門考覈後俱送都察院考覈初任

稱職者　朝廷與　誥勅封贈其親不稱職者有黜
馬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
明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考覈人無異言近年以來
各衙門屬官因見本堂上官考稱本院考詢訪行止
平常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故
事以致賢否不分貪廉無辨　祖宗勸懲之典廢弛
殆盡若不從公考覈無以儆戒百司如蒙乞　勅六
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考覈屬官務要察其平昔行
止斟酌出與考語若本院考覈不稱職官員敢似前
捏詞妄奏原考御史者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跡明
白劾奏有贓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委

[illegible]贓私考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此庶
舊典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儆戒矣　一禁公罰以
勵士風切惟科罰科斂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
心不古貪風愈盛天下府州縣官員不才犯此者固
多中間有等曾經旌異或上司禮待稱為賢能者往
往假公濟私罰取百端一年之間所罰銀不下數百
餘兩者誠恐議論欲掩人之耳目或須之脩理學校
或給發蓋造衙門官用者十無一二入已者十常八
九其三司官稍以公用為由亦各濫罰財物　憲宗
皇帝明見此弊之甚曾降　勅戒諭之比之穿窬之
盜今弊尤存尚不知改且兩京為天下之本四方之

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者亦有及供送柴薪皂隸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人措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如蒙乞

勅各處巡撫巡按幷布按二司各分巡分守官員嚴禁約所屬不許仍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得出不分有無原告就便拏問如律其三司官尤須律已正人毋蹈前轍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即便糾劾仍乞

勅兩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獘益厲廉恥之風共助維新之政如此則庶官各知所儆而士風不偷矣

一廣儲積以足國用切惟前代恒以國用之不足為憂洪惟我朝

列聖相承咸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賞四夷不過
彩段所以內帑金銀常數百萬之積近年以來羣小
用事妄興造作欺罔多端以致府庫為之空虛天下
為之困憊 皇上嗣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空
矣況天下府州縣倉庫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亦止
有一二年之用萬一邊方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以
濟興言及此深可寒心如蒙乞 勅戶部通查在京
及天下方面府州縣衛所大小文武官員及各 王
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共該支本色俸祿若干折色
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
有無勾用如果不足作何區畫使不缺乏及內帑項

已空乏之數如何惜置使之充盛或鑄銅錢或清理
鹽法或查勘屯田或問辨天下之稅課或清查各處
之船料凡理財之方足國之計無擾於民有益於國
者宜從計處具 奏定奪如此則儲積可廣而國用
爲之少足矣 一恤土人以防後患切惟思慮預防
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切見順天府
所屬固安永清武漷縣及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
永樂年間原安插土達不下千百十餘年來生齒日
繁雖同編民終係異類即今精壯男子恐有萬計爲
官者指憑俸祿而俸祿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
土不增況達官折俸銀兩比先年間按季關支近年

過二三季或一年不得關支者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為盜行刼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事之可憂莫大於此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無後患如蒙乞

勅戶兵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達官折色俸糧務要挨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土達如果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閑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各人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為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管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弭後日之患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於後日矣 一

僧道以杜遊食切惟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係急者
僧道是也蓋當緩者僧道也所急者民食也若視僧
道爲緩而不嚴加清查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恒不
足矣我　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十名每州各不
過三名每縣各不過二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
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額設僧三萬七
千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
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三十餘萬
共該五十餘萬可足京師一年歲用之數况又不耕
不蠶賦役不加則食之者衆而爲之者少矣其軍民
壯丁私有披剃而隱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脩寺

觀徧於天下妄造經典多於言藉敗化傷倫蠹財惑
衆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者過半民
食不足未必不由於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查
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如蒙乞　勅禮部查
天下并在京寺觀若干所僧道共各若干名除額度
之數外多若干名果數多既已關有度牒難以追奪
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
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故違
再言度僧者許科道官糾劾挐問仍通行各處撫按
等官督責官司嚴加查勘但係新修私創寺觀即便
折毀併於古剎大寺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持至

童即令還俗當差敢有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行童道童收爲徒弟者各問發口外爲民寺觀住持還俗爲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之所司官員容隱者亦治以罪仍通行天下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致故違重甘結狀付所在官司查考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耗費矣一敦懷柔以安四夷切以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之所行亦我朝廷之故事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汛埽胡元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振朔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彩叚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厭

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
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酒飯甚爲菲薄每楪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用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度無可食用全不舉筯且朶顏等三處海西等處達子女直固不足爲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亦嘗具奏蒙　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夷人禮部該司官并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臣若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

結怨於外夷其實有玷於中國此事雖小關係甚重
如蒙乞　勑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
累朝奏蒙　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
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
制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飲食菜蔬俱堪食
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間外夷人酒飯
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有似前尅減酒肉十分
菲薄者許將光祿官并局長等參　奏拏問如此庶
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一節財用以蘇
民困切惟為國莫先於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苟不
節用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雖有愛民之心

而民不被其澤矣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重下
寬恤之　詔示以憫念小民凡事减省之言此即大
禹克勤克儉文王視民如傷之盛心也天下蒼生無
不欣戴且我　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
息軍民富足故雖外征北虜内營　宫殿樂於趨事
未聞告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覺困
自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等官爭先進貢科取百端民
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陝西連年荒旱不收有司素
無儲積民之死亡過半田土荒蕪而糧稅如故北直
隸山東之民養馬供芻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
輸納京儲及供兩京　内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若非節財之用生養休息十數餘年豈
能蘇其困憊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始如蒙乞
勅戶部工部各查　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
德正統年間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鵝及棹
器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添若干通查明白逐
一上陳　御覽斷自　宸衷量加減省寬一分則民
受一分之惠就為定例不許各衙門再行具　奏增
添尤望　皇上自今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樽節纔不
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
於今日而民困為少蘇矣　一足兵戎以禦外侮切
惟為國之道足兵為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書曰張

皇六師兵法曰忘戰必危是知自古莫不以兵戎為重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制之初設衛籍兵天下之軍共有數百餘萬即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絕過半蓋由里老埋沒而無冊籍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二三雖解到衛所隨逃者十常八九若再玩弛絕故愈多此軍士消耗之弊如此也其見存之軍在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儹運糧儲在江北者俱京邊輪班操練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居重馭輕　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之上然多有名無實況騎射之才者

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
難尤甚此軍士見存之獘如此也消耗之軍既不能
復見在之人又不堪用兵戎誠為不足遇警将何調
用況今胡虜猖獗於甘涼出沒於西北強賊又嘯聚
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如蒙乞 勅
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州縣有司
将所管各里軍户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
白衛所各将所管軍人姓名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審
勘無差名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
在京兵部各将洪武以來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即便
改正仍收備照務要查勘明白除年遠盡絕外将官

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抄謄一本該部照例通行
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常虛應故
事庶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畢日乞 勑兵部徑自具奏請 命
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各營總兵官見操軍馬逐一
清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官軍乞
勑南京內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體
清查仍各禁約管軍官員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
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日各另回 奏仍造冊
送兵部查考其見在軍士務要着實操練精其騎
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則兵戎不致

耗而戰守爲有備矣

欽遵勅諭申明憲綱疏　汪鋐

臣伏覩皇上即位之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勅諭都察院内一款成化七年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年此例雖存不聞劾罷一人蓋由堂上官不能振揚風紀反爲屬官所制避譏遠怨以致人心怠弛今後巡按滿日務要嚴加訪察果無贓私過犯推奸避事等項實跡取具該道結勘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事跡不許朦朧具奏照例奏請黜罷等因

臣竊仰窺　聖意惓惓以考察廵按爲諭良以廵按
關係甚重得其人則一方之民無不受惠非其人則
一方之民無不受害其爲慮至深遠矣　聖諭又謂
此例雖存不聞劾罷一人蓋由堂上官不能振揚風
紀反爲屬官所制避讒遠怨以致人心怠弛此　皇
上洞燭幽隱卓越千古之見又無以加矣臣竊欲淬
礪盡忠仰荅　聖意竊以御史言官朝廷耳目之寄
欲考其不職而劾罷之苟非真有顯然事跡可據則
固未可苟焉爲之也臣是用忘其固陋謹以　宣宗
皇帝所定憲綱及　皇上所降　勑諭竊取夫宏綱
大旨爲廵按當行當禁切要之務與夫臣等得

據而考之者著為條欵開坐上陳伏乞 聖明俯賜
采納 一宣德意仰惟 皇上勵精圖治即位以来
屢次頒降 恩詔傳奉 勅旨及 欽准事例凡恤
冤獄寬賦稅輕徭役節財省費救患分災興利除害
靡所不至柰何各該有司不能仰體 聖心着意奉
行以致恩澤不得下究御史巡按一方事權最重人
心視以為向背官吏視以為作止詔令不行御史誠
不得辭其責今後巡按御史務要盡忠體國督令司
府州縣各該官員凡 恩詔 勅旨及 欽例所載
各項應行應禁事宜作速一一着實奉行毋得視為
虛文漫不加意亦毋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仍要嚴

立程限頻加考較分別勤惰奏　請黜陟回道之日備將各官某事已行某事未行某事行之已效某事行之未效開具揭帖呈部查考如是御史不能盡心督責臣等查訪得實叅劾罷黜　一勤巡歷伏覩憲綱內一款凡監察御史出巡必須遍歷竊照近年巡按御史省城駐劄之日多郡邑巡歷之日少以故偏州下邑多不及到甚至一二府全不到者亦有之夫既未到其地則官吏之臧否軍民之休戚又安能盡得其真耶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初到省城止許駐劄一月隨即巡歷各該地方每府十日以上每州縣五日以上務要周徧不許遺落一州一縣如違即係作

奸避事按察司每于季終將巡按出巡府州縣方
日期緣由開具揭帖呈報都察院查考如有隱匿不
報及開報不實一體參究　一精考察伏覩憲綱內
一款風憲存心須用明白正大不可任一已之私昧
衆人之見凡考察官吏廉貪賢否必于民間廣詢密
訪務循公義以協衆情毋得輙憑里老吏胥人等之
言顛倒是非亦毋得捜求細事羅織人過臣竊照先
年巡按御史率務多方廣詢密訪如憲綱所云近來
巡按御史巡歷既不能徧安能廣詢密訪夫既不能
廣詢密訪則安得不任一已之私昧衆人之見乎安
得不聽里老吏胥人等之言顛倒是非乎又安得不

揆求細事羅織人過乎甚至寄耳目於鄉里親戚其為害又有不可言者矣合無今後巡按御史考察官吏務要廣詢密訪或詢諸耆碩父老人人致問事事細察毋惑于一偏毋膠於一節回道之日務將詢訪所得來歷各於本官下明白開註以俟參考 一慎舉劾伏覩憲綱內一欵所至之處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污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臣查得弘治年以前巡按薦舉各官圖省多不過四五人少或二三人其慎重如此 近來所舉一疏不下數十人碔砆與美玉無雜無別夫 朝廷寄耳目於巡按藉其舉劾以為黜

涉實國家大政所關顧苟且冒妄若此其為負恩誤國抑孰甚耶合無今後巡按薦舉各官務要精擇才行出衆政績卓異者舉之照依弘治年以前闔省多不過四五人少或二三人其糾劾各官務要求其真實不才事有顯跡者劾之不得任情作惡濫及無辜其所舉所劾如曰廉能公謹必指其廉能者何事公謹者何事如曰汚濫奸佞必指其汚濫者何事奸佞者何事每一人項下必舉十餘事少亦七八事不得為泛然無稽之論臣等查其舉劾若無事跡明白開註或事端開註不實即指其不職而劾罷之如是所舉之人始以廉舉而卒以貪敗始以公謹舉而卒以

不謹敗吏部即查明白連坐以罪臣等即亦指實糸奏其清軍提學巡鹽巡關茶馬屯田等項御史止將該管官員舉劾賢否其餘不得一槩舉劾　一謹關防照得巡按御史所帶書吏倚藉聲勢濫受贓私御史多不能禁蓋巡按事權既重有事之人百計夤緣賄通書吏或抄摘狀詞或洗改字樣或沉匿案卷或稟行牌面或透漏消息無所不至御史方且墮其術中懵然無覺臣伏覩憲綱內開所至之處先要防閑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務要嚴於律已所帶衣靴等物止作一杠不過百斤其書吏監生行李共作一杠只此二杠繫於御史馬前隨行所至下馬與起程之際

御史俱要督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三面將此二杠
一一檢閱明白方許收放櫃行并將書吏監生身上
一併搜檢其卷宗簿籍等項公文裝載卷箱封鎖明
白另委官一員督押至察院交割御史督同各該掌
印官逐一搜檢明白方許收受其書吏監生若與御
史同鄉或親戚故舊即當迴避送回另差　一禁逢
迎照得巡按御史駐劄省城則守巡兵備等官專在
省城日逐伺候巡歷府州縣則三司掌印官絡繹差
官問安該道守巡兵備官謹謹隨從早晚不離其各
該新任或朝覲考滿回還官員雖千里之遠亦各赴
其所在參謁荒廢職業莫此爲甚况水陸夫馬船隻

費用不貲豈是各官自辦一皆出自百姓合無今後
巡按御史務要嚴加禁革毋得安然受之致乖憲體
如違臣等詢訪得實係其回道一併考劾　一親聽
斷伏覩憲綱內一欵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分巡去
處如有陳告官吏取受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不
許轉委違者杖一百又一欵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
其于刑獄尤須詳慎照得近来巡按御史接受詞訟
不拘事情輕重俱是批委各衙門問理其有稱寃赴
京奏訴准行御史親自再爲勘辯者亦只轉委于人
百無一二親問間或親問又專用毒刑固執偏見不
肯虛心細察惟務羅織成獄及至奏訴在在拘泥成

其不肯與辯接管御史亦曲為回護不肯改斷如是
而欲民不冤何可得也合無今後巡按御史但奉本
院劄付行仰親自提弔人卷再為勘問有冤與辯者
務要遵依親自提弔從公勘辯不得轉委及專用毒
刑固執偏見臣等查其回繳招由初次欠允駁回再
問二次欠允具實參劾　一稽儲蓄照得布按二司
官并各府州縣掌印官若能勤於供職問理民詞朝
夕不倦又能廉以律身贓罰紙米毫髮不私則稻粟
穀石收貯于倉司府月可以千餘計縣可以數百計
積之既久則陳陳相因遇有警急可以備召募遇有
饑荒可以備賑給足食足兵莫切于此柰何各該官

員闒茸怠惰者數日不能理一詞貪墨無恥者一毫
盡歸於私橐夫如是何怪乎儲蓄之不充也合無今
後巡按御史按歷所至務要稽其儲蓄有無多寡有
而多者為廉為勤無而少者為貪為惰又即其多寡
各分等第考察賢否先要以此為准則明白開寫于
考察項下以備吏部查考黜陟如是御史不行用心
稽查朦朧開報不實即係推奸狥私臣等查訪得實
俟其回道咨劾黜退　一嚴督率照得布按分司官
例該二月初出巡五月終回司七月初出巡十一月
終回司奈何各官好逸惡勞不肯依期巡歷又因巡
按御史多住省城要得隨衆伺候遂各託故專於省

城安坐巡按御史樂其趨奉竟不啓齒督令出巡以
致地方無人管束貪官汚吏得以肆志強劫盜賊得
以横行一有失事互相隱蔽廢職殃民莫此爲甚合
無令後巡按御史務要嚴督各官遵照事例依期巡
歷不得輙便回司如敢故違即行參奏每年終布按
二司將各官巡歷及回司日期開報都察院查考如
是巡按御史徇情不行嚴督臣等查考得實一體參
究

一戒奢侈照得風俗莫善於儉約莫不善於奢
侈居官者奢侈則必貪爲士者奢侈則必濫富者以
奢侈而遂貧貧者以奢侈而爲盜故風俗之獘惟奢
侈爲甚茲欲移風易俗變奢侈而爲儉約非委任權

力之重不可爲也御史奉　皇上之命巡按一方令必行禁必止風俗轉移變化之機彼實能握之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務要躬行儉約率先一方日廩五升之外秋毫毋得取費於有司一菜一魚必以廩米照依時值易之仍遵照憲綱御史陸路給驛馬水路應付站船監生吏典承差陸路並騎驛驢水路應付遞運船並不得扛擡四轎乘坐座船凡可減省者無不減省然後行令司府州縣官吏軍民人等悉從儉約凡飲食宴會服飾車馬婚姻喪祭等項俱有品節限制不得過爲侈靡一切縱欲敗度踰禮犯分之事無不禁革如是御史不能以身率下好爲侈用不秉然

船而乘座船不乘驛馬而乘四轎故違憲綱以致地方官民人等無所觀法奢縱如舊臣等查訪得實恭劾治罪　一謹禮度伏覩憲綱內一欵方面官與御史初相見左右對拜方面官来拜御史前門外下馬由正道入御史廷至後堂方面官坐左御史坐右及御史回望司前下馬由正道入方面官廷至後堂御史坐左方面官坐右又一欵指揮運使運同知府知州問答之際不許行跪禮近蒙　皇上欽准事例又復申明前規柰何巡按御史不能遵依方面傍坐運使等官行跪禮循舊轍合無今後務要遵依憲綱及欽准事例所定禮儀一洗數十年獘陋之習則名分

正而人心安紀綱自振法令自行如再抗違臣等詢訪得實叅奏治罪　一慎請差照得御史差出巡按先年舊規率以到任先後挨次差用臣竊以為人之才力大小强弱不能盡同若不論其才力之應否止以歷任淺深為差次似與　皇上簡命之意背馳合無今後請差巡按臣等務要體國秉公質諸天地鬼神不拘先後精選才力相應者二員開具上　請簡命一員如此則庶幾巡按得人地方受惠

忠節

表忠義以維持世道疏　　湯　撰

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天柱地維賴以

眞立聖帝明王急先襃表以維世範俗者也是以史傳所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今讀之古道光華照人顏色然豈獨古人之能爾哉我　國初死節之臣生氣凜然表表可録襃崇之典實有待夫　今日者矣臣自少時傳聞父老談及革除之變時當事之臣若尚書鐵鉉張紞陳迪齊泰侯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黃觀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清練子寧茅大方大理寺少卿胡閏寺丞鄒瑾太常寺卿黃子澄少卿廖昇盧原質侍讀方孝孺婁璉修撰王叔英給事中陳繼之龔泰黃鉞戴德彝韓永御史高翔曾鳳韶魏冕王度葉希賢中書舍人朱和郭節梁良玉何申郎中梁

田王主事臣敬布政使張昺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
立僉事林嘉猷知府姚善陳彥回葉惠仲長史劉璟
紀善周是脩斷事高巍知縣顏伯瑋鄭恕教授陳思
賢教諭王省都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崇卑委任
不一要之均能奮不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不為
勢屈或先事而失謀或臨危而抗節或竭力而固守
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慷慨就刑或竄身海
濱或結誠庠序誠天地間正氣中流砥柱方駕古人
無少愧者也而錄忠詔後尚為缺典此臣竊為之嘆
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干瀆　聖聽者也且當其
時而死其事者臣之分也天地之義也盡吾之心固

無較于人之知與不知也哀其死而録其忠者言之仁也天地之道也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不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君義臣忠各盡其道焉耳仰惟　聖明御極百度惟貞凡可以風勵天下之道罔不欲脩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知所自奮若夫録精忠于既往啓人範于將來關係風教豈小補哉臣敢攄厥愚悃冒昧上言伏乞　皇上務憫群忠立準萬世　勅下廷臣詳為萬古計議旁求博訪務俾不遺各舉所知類疏上　聞果與臣言相孚乞將鐵鉉張紞等死忠實跡付史局編校載在史籍以垂諸不朽仍念其盡忠所事各追贈官謚録用其

子孫俾所在有司創立祠宇以時享祀則鐵鉉等孤
忠勁節轟烈天地英魂義氣光臨俎豆九原之下雖
死猶生皆　陛下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鐵鉉等
真忠臣也知而錄之自　陛下始也凡懷忠義者莫
不欣欣然感激爭自奮發矣夫仁莫先於恤死教莫
大於表忠一舉而仁道立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
見此帝王盛節萬代所瞻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
得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錄忠裔以均卹典疏　　章僑

正德十六年五月間該臣奉　詔往雲南等處　開
讀既而謁諸先賢有所謂二忠祠者並祀翰林院學

士王忠文禕刑部尚書吳忠節雲于其中額　賜曰
二忠者也先是元梁王弗內據有茲土我　太祖高
皇帝特命禕往諭不屈死之繼雲往亦死精光偉烈
輝映後先事載雲南誌及諸文典者爲詳　朝廷深
加痛悼　贈官　錫謚廟食于茲以彰忠義之教以
峻夷夏之防以壽我　明億萬年之命脉者其意已
獨至矣臣自幼時聞諸父老者曰我金華入　國朝
來以德學文章黻黼太平之治者有宋濂氏以文章
節義表樹君臣之極者有王禕氏濂徙蜀禕死滇中
二氏子孫門祚衰落談者憫焉臣同鄉晚進景行有
年行至萬里之外眞瞻遺像感愴益深訪之士人猶

或能道其遺事雅敬如昨豈非所謂理義入人之深千載猶一日者乎查得先年雲子瓛以　恩廕補國子生知交阯縣事殁于官言者上瀛事始末　朝廷復官翰林承旨賜謚文憲近六世孫德芳乞　恩比例録廕已經該部行查去後則瀛之子孫亦庶乎不長棄矣獨禕自　國初以迄今日子孫未霑一命之賜揆之䘏典似爲未均夫人臣死國固無報廕之望國家勸忠則有世禄之恩蓋將以厚往而開來也死事於雲則先文學於瀛則並而廕録一節若于禕乎少靳焉何耶　國家百五十年餘伏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固　祖宗養士之澤而禕倡率之功要不

可誣故宸濠之變孫燧從容死之許逵慷慨死之卒之罪人得而　社稷不搖　陛下得以中興燧逵之功不可少也故臣嘗有言曰孫燧許逵中興之忠臣也王偉吳雲開國之忠臣也中興之迹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力開國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難為功然而帝王興滅繼絕之道酬功報德之典雖在異世猶或追之况　國初之臣也耶是意也給事中毛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廈守隨言之可見公論之在後世者益不容于泯沒嗚呼韓厥有言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夫　陛下何忍篤近而遺遐厚於彼而嗇於此也伏望節省濫官之私以卹忠

臣之裔仍　勑行查王禕原籍有無嫡庶孫男起取
来　京或量與一官或送監讀書遠附吳㴸之例近
如德芳之恩天下將指而目之曰此　國初忠臣王
文忠之裔也顧不美與併乞查雲自㴸蔭後曾否承
襲而與之續焉則　恩典同而無不均之嘆風化彰
而有興起之效其于　國家豈曰小補之云禕等子
孫幸甚　宗社幸甚

憫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允

欽奉　詔書內一欵一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
司副使許逵杖節死義一時被害之人日久尚未察
錄都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并同事協

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議擬奏來
定奪欽此該兵部具題其都御史王守仁等已蒙
聖恩封賞有差續該禮部祠祭清吏司為孫燧許逵
祭塟題奉　聖旨是孫燧許逵同時死義精忠大節
著在天下孫燧贈禮部尚書許逵贈右副都御史建
立祠宇春秋祭享祠額與做旌忠還著照贈官品級
祭塟廕他男各一人做世襲百戶欽此臣切惟人臣
不幸而臨大節其幸而成大功者國家褒賞之典皆
不容已但生死心跡之間不可不辨何者節一出于
忠貞功或成于際會褒節所以勵萬世賞功所以勸
一時使人皆執節未必無功然有功者固不必其皆

有節也當宸濠初變人心洶洶一時遠近提師旅嬰
城守者固皆奮然也忠義之臣顧慮定而行或觀釁
而動伏　皇威于坐勝因衆志之既携跡顯心徵功
成不計故大加封賞報典已逾厚矣惟都御史孫燧
副使許逵變出倉卒命在呼吸獨能抗節不屈折以
危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至於臨刑罵不絶口忠
義激烈心跡昭然使一時省臣皆懐忠憤如燧與逵
則平時不阿皆可折其謀臨事固死皆可奪其氣兇
威自削惡黨自消宸濠必不得出江西至安慶待攻
城不克狼狽旋師而後就擒頃蒙　詔旨褒嘉　恩
禮稠疊賜之祠額題曰旌忠是二臣之跡與心

褒洞鑒復何敢議但臣愚竊謂官雖不同同歸于死功雖未成能成其志今贈官視其所任廕子止于百戶臣恐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何則依違以立罪或減于得生遷延而待功或遂夫厚報如二臣者一死重于太山大節勝于成功也况父子出于天性哀痛極于終身萬一二臣之子困頓于家貧偃蹇于卑品或祿不足以供其祀勢不足以贍其家一有不當其心則人將謂死者之薄不如生者之厚皆愛生以希功惡死而變節人心未厭風化有虧故臣愚以謂 陛下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者誠有慮乎此也伏望 皇上憫二臣之死之苦 勅下該

部議處其贈官不必別有所崇惟于麾子一節于百户之上量增爵秩以示殊恩則不惟慰二臣長隕之心爲二子終身之地而　國典以公人心加勸臣節勵而姦宄消矣

亟旌忠勇以昭激勸疏　沈束

臣惟宣武功而彰征討朝廷之大政也旌功能而表忠節激勸之大機也故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懷必報之忠以竭義感應遠而武功競帝王安攘之道在是矣近該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奏稱急處總兵官員以安極邊重鎮事内開總兵周尚文病故緣由一時傳播中外聞者莫不悼惜則尚文之爲

將也封疆所賴而公論攸歸可知矣臣嘗訪其左右
薄淡寧志忠勤自許馴驕悍之卒而制其命消方形
之變而伐其謀忠勇素著有足稱者及今虜騎深入
聞 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 天威多所殺獲虜遂
徬徨宵遯此又一時奇功也遇蒙 皇上明見萬里
特賜褒嘉陞其官秩 綸音渙頒固足以感動乎人
心矣但考尚文之功似有未盡之賞 睿謨弘遠意
必有在昔宋藝祖英辟也太原未下不與曹彬使相
非有靳吝之心亦非以其功之不足以當使相也懸
爵賞以待之所以鼓其志而將厚其終也臣愚妄揣
聖心亦以邊境未寧尚文之賞固將有待而施乎然

曠蕩之恩可徐施于生存而懋賞之典當終全于死後今尚文既死勳績猶存　皇上卹典之隆所必加者臣復何言但賞不踰時而後人知感厚以酬功而後效忠赴義者有所奮因一人而勸千萬人者此機不可失也臣惟願　皇上速施與厚報而已誠于此時　勑下該部查其先今功次從公僉議　贈之以爵命之榮耀之以延世之賞則仁恩所被真若春風時雨萬象皆忻九邊之廣百萬之衆感激而思奮者又安知無出于尚文之右者乎且查向日大學士翟鑾伍堡之修葺非格戰之功特仰賴財力之富治[illegible]蔭子爲錦衣千戸尚文知衛國而不知有身誠今日

長城也所以處之者可出自翟鸞下乎此臣所以請
皇上之厚其郭也臣又聞之忠莫先於殉義勇莫難
于敢死董暘江瀚詹北虜之衝過南奔之勢兵援不
至而繼之以死是誠 社稷之臣也廟祀蔭贈 國
有常典已蒙 皇上憫念忠魂另議舉行矣但照孤
遠之臣忠赤每滯于上聞廣運之德仁恩恒寄于命
令辭之足以通天下而感人心聖人所不廢也嘗觀
我 太祖高皇帝之廓清胡元也北平一詔人心翕
然景從凡遇將帥死王事者每每 親製文祭之聞
者莫不感泣踴躍是以三軍合心百戰無敵功高萬
古有由然矣夫人心本無今昔之異而時勢又有難

易之殊以開國草創之時反側未附尚能通人心于詔諭之間而況今深仁厚澤萬世攸同其易感又可知也臣乞 皇上勅下該部俟查勘既明即行翰林院特將董暘江瀚死事之功撰文 諭祭顯布 朝廷憫惻之意惓惓垂卹之仁務使明白易知感人易入則聞者激烈悲壯意氣奮躍惟恐董暘江瀚之不若以自棄於 朝廷也由是率忠義之師壓烏合之虜可一鼓而空北漠矣此所謂心戰為上制梃以撻利兵者也 皇上廓清之功將不與 聖祖同符哉此臣所以願 皇上宣諭祭以彰 德惠也夫三□者成敗易致而同功一體臣非敢私厚于三臣□

恐 九重深遠下情難訴而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己意而與奪于其間則冒濫或得于倖成功
忠反抑于捐棄以致 皇上嘉功憫死之至仁將鬱
而不能下究絕邉窮塞之將士亦隔而不能上達安
能奮發興起以自效于頗牧之流而副 皇上拊髀
之思乎臣等待罪言官切見邉方未靖每廑 聖慮
苟有一得之愚敢不上塵 天聽 皇上少加垂察
焉

廣恤典以勸忠義疏 龐尚鵬

近該吏部欽奉 詔書將原任光禄寺少卿充軍馬
從謙員外郎杖死申良右給事中充軍張逵給事中

充軍常泰清紀郎為民周鈇各擬贈官有差奉 聖
旨這厮每無理都不准後該部仍具奏牘覆請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等仰見 陛下權出獨斷恩
不濫施何敢更為瀆擾但竊念馬從謙申良等抗節
死義排斥權姦無非為 宗廟 社稷計今雖死填
溝壑而孤忠勁氣凜凜猶存伏聞 先帝覃恩 皇
上新詔豈獨草莽生全之臣讀之感泣即馬從謙申
良等皆百拜泉下不圖今日復見天日重明矣茲該
部兩題恤典未蒙 俞允豈 陛下猶未詳其往行
而深察其心也耶馬從謙以危言犯 先帝之怒復
聞有陰嗾之者遂終蹈不測卒無以自明至今士論

昭然皆知非　先帝意而申良張達常泰周鉞等或
以大禮或以大獄或指斥時政皆奮不顧身力持國
是天下皆信其爲古之遺直而深憐之　皇上鑒別
精嚴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槩使諸臣並絕于生
成之外今考其因事納忠與前後建言得罪者聲跡
並著百世同符而　陛下矜恤之恩乃彼此懸絕輿
情洶湧紛然有詞皆謂　明詔流傳海內稱快今朝
令夕改何以布大信于天下莫不罪臣等職列臺諫
奉　詔依違無以廣　陛下覆載之公激天下忠義
之氣且將曰　陛下仰體　先帝至懷自　登極迄
今無一念不祗承　先帝獨于存恤馬從謙等與

遺詔不同先是諫言之臣存者召用矣歿者卹錄夫
詔墨未乾觀聽頓異恐以後凡應題卹典一切報罷
則巖穴之人聞命解體正直之士望風撍眉此于世
道維新之時誠非細故豈獨為五臣惜哉事關與奪
之公將為萬世法豈輔弼諸臣在 陛下左右皆不
得與聞耶何無勸導之者雖臣等亦無以自解于衆
論而不能釋朝士之疑也伏望 皇上下廷臣議俯
察輿情仍從該部所請或量為區別使馬從謙等得
釋其前過事 先帝于九原耿耿英魂𨚫結思奮雖
死猶生而天下直節奇氣之人更相感發效忠于
陛下者益濟濟清時矣

廣恤典以光 聖治疏　　王治

近該吏部欽遵 詔旨查議原任光祿寺衙門少卿等官馬從謙申良張達常泰周鈇卹録之典奉 聖旨這厮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臣工莫不驚疑以為 陛下臨御以来 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為尤渥也豈獨於從謙等五人靳之乎意者五人生平間有不足以當褒恤者歟然其因事納忠節槩固相近也借曰有所軒輊豈宜一 槩棄擲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懇請不為無罪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獻可替否亦其職分如其不行執 奏臣等将併糾其阿徇之失以批鱗叩 闕不允不止未為晚也

至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一本為申明　新詔以廣
聖恩以昭大信疏內陳遵　詔郵録從讜等不可中
止之故語意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　天聽奉　聖
旨已有旨罷欽此臣工愈加驚疑以為前此群臣奉
詔郵録之議俱蒙　賜允獨此至再之請　天語峻
拒使曠典有遺拾遺補闕責在臣等豈容終默夫馬
從讜等應該郵録緣由具列該部疏內臣等無容重
贅直據此郵録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馬從讜惟先年
諸臣進言雖忤觸　雷霆而心本無他一念報　主
而已蒙　恩責斥蓋誤于擠陷者之語非　先帝本
意也是以憑几　詔郵諒其為　國之赤心而忘其

愚戇之小過此猶　堯舜之德　覆載之度超越千
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終續美一也伏覩　皇上明
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議等苦狀不可獨
使沉昧于覆盆之下二也　皇上仁如大造萬物並
育誰不感之則從議等幽魂不可獨使抑塞于寒谷
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詔傳布天下信如四時矣從
議等既合　明詔郵録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以示
大信于四海四也自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四十五
年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雖經查舉然事遠人亡未免
遺漏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議等不蒙　郵録
恐遠近觀望顧避野有遺忠　朝有缺典非　盛世

美事五也且時正多事方慮乏材遠搜博取不過求
爲　陛下失謀攄忠彌贊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
今使諸臣言不入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　旨意裨
贊可否　元首股肱似乎間隔　陛下虛心信委者
又何人也誠恐山林材賢將見幾而遠引矣即強出
焉求順　旨而不求濟事雖臯夔何益于　今日哉
一事輙而衆正之志沮焉此不容已者六也伏望
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謙等或照前郵
錄或分別輕重量加　恩典不惟表忠奬直榮死者
足以激勸乎生人而言聽道行信見用者尤足以鼓
舞未用唐虞都俞之風雍熙太和之治機括在此

臣等誠爲世道計不爲從諒等五人請也下情無任懇祈之至

闡揚幽忠以彰　聖朝盛典疏　　賀一桂

臣伏覩　皇上登極之初　詔天下有司優録革除間忠臣一時臣民莫不歡呼欣戴以爲　大聖人之所作爲曠古一見即武王之封墓釋囚遠讓德焉臣欽遵備行各屬遍訪博求務使幽忠隱節光照無遺節據山西布按司道查報張昺澤州人累官刑部侍郎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共集兵守王城被執不屈同貴死靖難後族昺家一子避脫苗裔今猶有存者暴昭長子縣人歷官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尋

歷刑部尚書靖難兵入城被執不服死家尋沒子孫間有變姓名逃者今苗裔尚存高巍遼州人洪武年間以孝行旌授前府左斷事累疏時事 太祖嘉納之坐罪謫戍貴州後乞歸應 詔陳時政會北平兵起趨濟南守城城破縊死驛舍子孫流散間有存者弟高宣代戍貴州巍死調羽林左衛有孫高廣見戍不缺又徐讓係布政司理問衛健係孝義縣縣丞俱不知何許人建文間兩人同應募使北平還俱受衛鎮撫赴軍戰沒等因臣惟張昺首難死事殺身無悔暴昭高巍從容就義捐生不移其精忠勁節均之可泣鬼神徐讓衛健此四名原籍難考然以微職而效顯

忠晏皆九死不回且高巍孫高廣見戍羽林有司不
敢自釋坐視忠臣苗裔遺戍如故豈所以奉揚　德
意而昭宣　曠典臣伏覩　文皇帝聖諭有曰諸臣
盡忠于　太祖故盡忠于建文又曰彼食其祿自盡
其心今　皇上優録一詔即　太祖高皇帝之心亦
成祖文皇帝之心所謂善繼善述莫踰于此蓋包天
下萬世以爲度而實維天下萬世以爲教此其風世
勵節誼有涯際夫上德弗宣幽忠弗顯有司者之過
也是敢冒昧陳瀆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擬議覆
請容臣督行有司總建一祠于省城將三臣秩祀以
徐讓衛健配之惟復　允賜各子孫衣巾一人奉祀

其高巍苗裔見戍羽林左衛併乞矜宥而復其業庶幾至德丕昭風教永垂　聖朝之曠典修舉盛光而萬世之臣節維植不朽矣

籲　天乞恩願代夫死疏　　　楊繼盛妻張氏

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　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

脊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汙日夜籠箍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　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　皇上方願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　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

能為疆埸效命之鬼以報　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
識亦復啣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懇乞　天恩容令身代夫囚死　沈束妻張氏

臣夫沈束叨中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
府推官續蒙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束猥以愚昧之
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荷蒙　皇上寬宥下獄待罪
經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
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
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
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煢
煢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

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東纍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覩 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 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 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又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
天恩萬代啣結圖報無窮矣